

# 有情種種

散文佳作 郭鶴鳴



郭鶴鳴

民國41年5月22日生

台灣省台南縣

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

二年級、台灣省立北門

高中教師。

經歷／

台北市立建國中學教師

現職／

建國中學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心香三瓣（64年年救國

團金獅獎徵文大專暨社

會組第一等獎），心香

三瓣（68年教育部文藝

創作獎散文組第一名）

青澁的脚印（70年聯合

報散文獎第一名）

## 其一

教室旁邊有一株木棉，花開時節，一樹橘紅燭亮了大半個校園。這幾天，風一起，只見滿天飛絮，半帶輕狂，依依地黏人的衣，攀人的髮，一似予人以最溫柔最解語的撫觸。於是，我寄給我一朵。

在台北，木棉是尋常可見的。可是，住在城裏，夾在擁擠的公車上，奔走在匆忙的步履間，誰又何嘗真正認識了它？深冬之後葉子掉禿了，它更有一份挺拔軒昂、英姿颯爽；遲遲春日下花發滿樹，那奪目的鮮妍足使羣芳生妬；盛夏雨後新霽，片片葉面上是沁人心脾的水油油的綠；而清秋九月凋傷之後，那淡淡的蕭瑟與蒼涼兀自耐人尋味。可惜人們只管高處遠處去尋山覓水，不會多注意眼前這一些平常的。其實，真的只是平常嗎？可知黃花岡原叫做紅花岡，那兒滿山遍野種植的就是這一種花紅似血的木棉。

要是你碰觸過那銳銳尖尖的小刺，你會覺得它可遠觀而不可褻玩，如周敦頤所喜愛的蓮；要是你注意過那翻飛軒翥的枝椏、嶙峋峻峭的根幹，你會說它柯如青銅根如磐石，如老杜所眷顧的古柏。但細細看來，它根本就是滴落凡塵的仙人，飛舞著蒼髯書空作字，鐵畫銀鈎而不辨龍蛇。我真喜歡它矯矯出羣之外那一種繫屬人間、俯俗隨緣的親切，也欣賞它在市囂如沸、濁氣逼人下那一種怡然自適的安詳。

只是那時總還有這麼個小小遺憾，它為什麼不飄絮呢？如今在鄉下，這個缺憾竟也圓滿了。在這裏，平時已清靜了，入得夜來更靜。月光下清風微動，隔著窗紗，在牆上把樹影幻成朵朵斑駁。流螢點點，打著燈籠為你巡更，一閃一閃地，在眼前勾勒出一道道豐盈的圓弧。而蛙鳴聲聲，年輕的尖新如笙，老大的蒼勁如柝，總不怕人嫌饒舌的要告訴你夜的寧謐。這等時候，我便捨不得再讀書了，只想攤開信紙，好好與你說說話。

## 其二

前天一大早，老爸爸上工時繞道到我宿舍來，帶來了半隻鷄。接到手上，那鉛製提盒還溫熱溫熱的阿母總怕我住外頭吃得不好。老爸這陣子在建築工地做零工，挑磚上樓。四、五十了，還做

那樣氣喘汗流的粗工，想來令人難受。年輕時有一回他去西螺買蒜種，算命的說他會耗盡祖產，一生勞碌。他把那人臭罵一頓，因為那正是他當選農會代表，種一兩甲良田，在地方上人氣正旺的時候，他如何能信？那知天算難逃，一切如命，他竟由此浪跡四方，做攤販，做捆工，做拆船師傅，少有室家之樂，為生活嚐盡寒風與炎陽。

老爸是個脾性暴烈的粗漢子。我小時候常因他和老師談話時夾纏的粗口而極端尷尬，有時也因考了第二名還要挨籐條而憤怨難平，最氣的是他和阿母吵起來時的蠻不講理。但是他才十二歲祖父就歿了，有回大年初一向祖母要一塊錢，卻被她追著用扁擔打；而他即使有錯，也只是糊塗欠思量，並不會存心花天酒地，讓妻子兒女寄人籬下。想想這一些，我便只有矜憫與酸楚，在他成長的歲月裏，他原不曾領受到多少關顧與疼惜！去年他兩度開盲腸，阿母在人前嘴硬，說他活該受罪，卻仍然為他熬鷄湯、燉鱸魚，還暗暗告訴我，他在醫院昏睡時一直喃喃不停地叫著我的名字。

阿母就是這樣的，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即使受盡委屈，也還願意盡自己的本分，要求自己一切如理的人。她真的能夠溫柔敦厚，怨而不怒，在我看來，她本身就是一首最中國的詩。

有些鄰居說阿母簡直是懦弱好欺，竟能同意把老爸養在外頭的女人接回來，只要求她煮煮飯做些家事，自己則願意到田裏邊淋雨曬日。她不識得一個字，也不知道什麼論語孟子，但細推她平常的為人行事，明理識大體，竟比那詩書滿腹的還強。她不是村俗的愚昧無知，而是真正的淳厚善良。

小時候，每逢村子裏的小廟「賞兵」，或者過年過節炸丸子、蒸糕粿，常是我在竈前掌火，一邊添柴枝，一邊問她火太大嗎？或者小了？碰上雨天，難得閒下來了，她又要縫縫補補，我就一邊做功課，一邊聽她講起日據時代的種種，講她那童養媳的辛酸。到我唸上高三，她常在半夜裏起來催我早睡，隔天一大早用教會送的奶粉加只鷄蛋沖一大碗，端到床前，要我沒講話前喝下去，說這樣最滋補。往事點點滴滴，卻常駐我心頭：一、三十年了，儘管我幾個妹妹都已改了口叫「媽媽」，我還是習慣叫她「阿母」，阿母阿母，一分鄉土裏自有萬分的親切與溫馨。

宿舍離家不算遠，坐車帶走路差不多一個鐘頭。有時突然想起我這個做兒子的只顧著忙自己的事，連在家和他們聊天的時間也不多，實在太不像樣了，於是跑回去，吃頓晚飯，說說話，再連夜趕回學校。看看老爸，雖然顯得乾瘦，身體倒還是硬朗的，尤其眉尾長毫突飛，相書上說這是高壽之相；阿母則兩耳垂珠，看來厚厚長長的，歲月雖然使她髮上飛霜，但日子的酸辛倒不曾蝕去她臉上常帶的喜樂，她也應當是有福氣的。兩老辛苦了大半生，我只望能替他們討房賢慧

溫順的媳婦，讓他們老來能夠享點兒清福。而這一點，我很有信心。

### 其三

初初踏上講臺的那一陣子，我自己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緊張與急切。有回氣極了竟打了學生一個巴掌，打完了，我靜下來自己想，那一巴掌是真個愛之深責之切呢？還是多半是發洩自己的憤怒與掩飾自己的無能？一晚輾轉，此後我再不會起念打學生。

那時對學生太過注意，而對自己太缺少信心。學生一句無心之言，會讓我反躬自省老半天；處理一件芝麻綠豆大的小事，也怕這怕那謹慎得過了份。呃！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，豈是輕忽得的？這原是那時的心心念念，如今回首，雖知稚嫩，卻覺可愛。很多事情，放下了固然是鳶飛魚躍，海闊天空，但放不下也自有放不下的動人心弦處。人真能把一切都放下了，這個世界豈不是無味之至！譬如說，我難道真能把你放下麼？我喜歡把金剛經裏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拆成兩截，「應無所住」是去私走蔽，「而生其心」是有心有情。去私去蔽才能不粘不滯，有心有情才不致變成一段枯木，一塊頑石。我知道這麼講經定然是佛呵祖罵，吃棒吃喝，且不去管他，我本來就是個放不下的。你也十足是個放不下的吧，不然怎麼會就爲了學生不經意的一句話而感傷流淚，大覺委屈呢！

教書越久，越能體會作育的艱難。一般人總說不但要做「經師」，還要做「人師」。其實經師已是大大不易，人師更難企及。聖哲如王陽明，在龍場就說他是「惡且未免，況於過乎？」向學生誠懇地承認自己有心之罪惡尚自不免，更何況是無心的過失？這不是他謙虛客氣，而是坦誠真實，唯其坦誠真實，才更令人又敬又愛。瞻望這樣子的古人，心中所受的感動真是一種無可名狀的震撼。想想自己，一身上下多少毛病，豈敢再自居什麼人師？只盼望自己對人生能有更多真切的體會，對世界能有更多相應的了解，如此可以借著書本開示的道理，爲有心的學生做一點接引的工作，不是讓學生學我，甚至也不是學孔子孟子文天祥史可法，而是讓學生認識人，認識自己，把自己做成一個他們應該做的人，如此而已。不知道誰說過這樣的話：「教學是點一盞燈，要點燃學生心中求知的熱情，而不是填一隻桶！」我時時以此自警，怕只成了個填桶的。

身在教職，學生總抓住了我們大部分的關注，而一談起來，不知不覺的就嚴肅了。此時月白風清，實在該和你說些有趣的事的。

前些時，老爸透過大舅媽的安排，趕著我去相了一次親。我根本不想去，心裏頭已經穩穩當當一個人在那兒了，這個親還有什麼好相的？去了，豈不是徒惹難堪，對自己不誠，對別人不敬麼？但畢竟拗不過老爸，他說那位小姐連父親母親都已在那兒等著了，不去對不起人家。到了大舅媽家，那父親盤著我東問西問，那母親也左看右看地把我瞧了個夠，我幾個妹妹則躲在一邊偷笑，擠眉弄眼地，鬧得我窘態百出，有一言沒一語的只是支吾。好不容易捱過去了，直到回了家心神一定，方才想起問妹妹說：「喂！那女孩子到底長得怎麼樣？」這一問問得她們轟一下全笑起來，說我這不是去相親，是被相。

你要知道，老爸二十結婚，如今我已近三十了，因此每次回家總要問起「台北那一個」，而我總回說「還早呢！」他看我實在久沒動靜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就央求人家作媒了。事情雖已過去，但那一陣子老爸對我頗不諒解，好些天不同我說話，因為他心目中的好親事被我否決掉了。

好像和你說過吧，在鄉下，說親事是很簡單的。男孩女孩年齡到了，就在媒人婆安排下，兩個人對看一看，雙方父母也相一相，順眼了，左鄰右舍再探聽探聽，就可以選定了日子下聘迎娶，於是陌生人就一變而為親夫妻了。城裏的作法則是鼓勵多交幾個朋友，以備來日精挑細選、汰劣存優。我倒認為，姻緣姻緣，婚姻主要靠緣份。這不像買蘋果，一個個先放在眼前照一照，再拿在手裏掂一掂，東挑西揀，有了好的還想更好的。蘋果是蘋果，無妨掉過來又換過去，拿起來又放下去，但人總是人，該有情分在的。

不錯，就是情分。你會對著我笑，說：「你這個人啊，誰嫁了你，你都一樣待她好的，又何必我來嫁！」是啊，誰嫁了我，我都一樣的待她好，可是，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和我交響，不是每一個人的性情都可以與我共鳴，我又豈可能對每一個人都有同樣一份深摯的情分？家道敗落，家裏經常吵得鷄飛狗跳，神不安魂不寧，與我有同樣沈痛體會的，是你；背著行囊，從溪頭走到阿里山，在滂沱大雨中渾身溼透，又餓又凍相攜相扶地跋涉過山山水水，與我同行的，是你；對無房無產，打算一輩子教書的我，不會敬而遠之還能青眼相加的，是你；讓我相信，即令我一生落拓，跟著我一輩子吃苦，也能夠無怨無尤的，也是你。在你之前，我也曾有過一次次荒腔走板的試探，幻想過一幅幅幸福的遠景，但事後總驚覺，那原來只是一次次美麗的誤會。只有這一回，碰到了你這麼一個聽者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我也能唱歌。

所以，你該知道了，能夠娶來當太太的太多太多，但要有這些情分的卻是絕世難逢，就這樣

，我決心不讓錯過。

回頭看看，每一個有你的日子都光彩閃耀，如一粒粒晶瑩透亮的珍珠，於是我就忍不住要熱切地向你討取將來了。老爸上一回氣過了，這一次已等不及找了人合黃曆、選日子，過幾天就要北上去提親了。那廝守的景象似已觸手可及，廝守，多美的一個詞兒，不知那兒聽來的，夫妻廝守，是一種「相溫相照」，是的，給予足夠的溫暖，照亮另一半的生命，願我們往後的日子，能為這有情的天地，作出一個最真實最美好的見證。